

当前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及其成因

● 陈 静

(福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伊战之后的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新态的全球政治现象,对国际秩序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伊战后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具备扩大化、复杂多样化、政治化一系列新特征;其泛滥的原因主要是美国要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化”、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美国又相继对叙利亚和伊朗实施打击措施、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

关键词:国际恐怖主义;新特征;成因;伊战之后

中图分类号:D8 15.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4458(2005)02- 0083- 03

美国声称伊拉克战争将使世界变得“更安全”。然而,伊拉克战争的尘埃刚一落定,恐怖主义就卷土重来,这些接二连三的恐怖暴力活动的发生当然不是巧合。伊拉克战争不但没有使美国实现反恐的目的,反而触发了新的恐怖袭击浪潮。

一、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征

1. 恐怖活动扩大化

实际上,恐怖主义的存在,已有千百年历史。只不过伊战之后,恐怖活动的组织形式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和以往相比,美国的反恐策略内生出了恐怖活动的扩大化,以前的恐怖活动主要针对美国,现在已扩大到沙特、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等亲美国国家,恐怖分子还扬言要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追随美国的国家发动恐怖主义。也就是说,恐怖攻击的对象选择以西方人、以色列人和亲美国国家为主要目标,已经不仅仅限于美国人了。将恐怖攻击扩大到这些国家,是国际恐怖主义正在力求开辟恐怖攻击的“新战场”。由于美英和欧洲其它国家都加强了反恐措施,加大了恐怖袭击的难度,而美英的盟国恰恰起来积极参加伊拉克战后相关事宜。这使“基地组织”改变了袭击策略,捡美国的盟友下手为强。从“基地组织”最新的恐怖袭击目标和对象来看,“基地组织”的袭击重点已转向美英以外的盟友目标,以摧毁美英反恐战争的外围。意大利宪兵司令部遇袭、沙特连环爆炸、伊斯坦布尔大爆炸、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事件都是明显的例子。

2. 恐怖活动复杂多样化

恐怖活动就像 SARS 病毒一样,越来越呈现出某种“复杂多样”的特点。

首先,伊战后的恐怖袭击事件表明,“基地组织”已经采取新的袭击策略,那就是“化整为零,分头出击”,更多依靠当地的组织对更多的目标发动恐怖袭击。这些恐怖分子很可能属于“基地”的某些分支,或者是一些“基地组织”的有关分支裂变而成的“分支的分支”。最近在伊拉克、沙特、土耳其和西班牙境内制造的恐怖爆炸事件说明“基地组织”开始通过提供训练、资金和信仰训练来支持当地的极端组织。通过这种松散的半自治的恐怖小组,“基地组织”就能输出暴力和“贴牌”恐怖主义,而“基地组织”本身却能最低限度地直接参加恐怖行动,从而保护自己高层的安全。这种作为“信仰对象”的“基地组织”比作为恐怖架构的“基地组织”来得可怕,因为它能带动一大批的追随者。而且现在“基地组织”行动越来越迅捷,发动袭击所需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也越来越不依赖组织的高层。这样到处都有极端组织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从事恐怖活动。

其次,在过去,恐怖分子为达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往往采用暗杀、绑架、劫机、制造爆炸事件等极端手段来进行破坏、报复和讹诈,对相关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难以消除的恐怖威慑。而现在,恐怖主义威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是袭击者频频采用连环爆炸的方式,在一次事件中同时袭击两个或多个目标,这在以前比较少见。如沙特利雅得爆炸事件、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袭击事件,

收稿日期:2004- 10- 30
作者简介:陈 静(1973-),女,重庆市人,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均属此类型。二是散布虚假的恐怖信息,美国及其盟国经常得到恐怖威胁的情报,美国目前在国内安全戒备方面是草木皆兵,但它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每当美国将其安全戒备等级上升一级,要维持这一等级就需要巨大的额外支出。造成直接的人员伤亡只是恐怖主义的目的之一,它更大的目的是要引起社会的恐慌和动荡不安。此外,美国目前保护了它的本土,但它无法保护其在海外的利益,也没有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只是恐怖分子威胁时,美国就关闭海外高危地区的领事馆。实际上,这对美国及其不利。

三是袭击者不再使用卡车炸弹,而是使用了更小的放置在背包里的炸弹。在马德里,袭击者仅用10个背包便造成1700多人死伤。恐怖分子利用极易逃脱检查的手持武器达到了一次大规模袭击的效果。再次,萨达姆虽已被捕,但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不会因为萨氏的被捕而偃旗息鼓。萨氏被捕后不久,巴格达街头就发生数十次剧烈爆炸,已导致数百人死亡。实际上,伊拉克的反美势力已经强大到超过萨氏控制或影响的范围,有15至30个组织无论在财政上或策略上同萨氏没有直接的联系。这些势力主要有积极的民族主义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这些势力与“基地组织”、萨氏残余势力相结合,这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一大隐患。

3. 恐怖活动政治化

如果说“9·11”事件表现了一种野蛮的、宗教狂热式的反美主义,那么,伊战之后的一系列恐怖行动显然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首先,恐怖分子以巴以问题作为切入点,选择沙特和土耳其国家来发动系列恐怖爆炸。说明国际恐怖分子希望以此来警告阿拉伯国家中的“温和派”,牵制这些国家在巴以冲突及中东和平问题上接受美国的中东和平“路线图”。同时,也是为了煽动这些国家中的反美情绪,要他们不要与美国走得太近,否则就是同样下场。巴以问题是恐怖组织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拉登之所以仇恨美国,根源就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一直偏袒以色列。如果美国不公正地解决巴以问题,那么就不能真正消灭恐怖主义。其次,恐怖分子利用恐怖袭击使一国政权发生更迭,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西班牙爆炸事件导致几乎会赢得大选的亲美政府(西首相阿斯纳尔领导的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惨败。这次爆炸事件不仅给美国 and 西班牙等民主国家的政治凝聚力等各方面都带来了影响,而且使恐怖组织变得更大胆,促使世界各地的恐怖组织采取一种新的策略,即精心选择袭击时间来影响选举结果。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都担心恐怖袭击会威胁到自己的政权。

二、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原因

1. 美国要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化”是国际恐怖活动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美国来说,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不单纯在于推翻萨达姆政府,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中东地区以萨氏为代表的、

具有国家政权形式的极端反美势力,并通过对伊拉克实行民主重建为阿拉伯国家树立“民主化的样板”,并进而重塑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布什政府正在执行其“新的”中东战略,其核心是通过解决重建伊拉克和缓和巴以关系等重要问题,然后再以民主和市场经济为手段逐步改造中东地区的政治制度。这是布什政府一个“庞大”的计划,它启动了美国力图从长远角度消除恐怖势力对美威胁的反恐新战略。为此,美国不惜多管齐下,既要用军事手段来推翻萨氏政府,也要用军管的形式重建伊拉克,既要威胁伊朗、叙利亚等国不要重蹈萨氏的覆辙,又要利用伊拉克战争的胜利来压制其他的中东“流氓国家”,让这些国家同美国共同打击宗教极端组织和萨氏残余势力;既要通过频繁的外交活动在重建中东和平中穿针引线以“晓之于力”,又要通过提议建立“美式民主”来“动之以利”。

然而,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化”和强行改造中东地区的举动,触动了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体制和文化价值观,“搅动”了整个中东局势,强化了美国与坚持极端意识形态的恐怖组织之间的对立,将恐怖势力与美国军事与外交努力之间的冲突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美妄图通过整合中东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从源头上扼制恐怖主义,简直是一厢情愿,因为它恰恰触碰到了中东的敏感神经,在一时“收获”的同时,遇到的反弹也将是潜在和巨大的。这从本质上决定了美在推进霸权主义道路上,难免暗礁座座,四处碰壁。国际恐怖分子和萨氏残余势力也不愿意对美国这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忍气吞声”,于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活动大幅度上升。

2.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进一步加剧了恐怖主义势力的上升

巴以冲突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也是恐怖分子关心的重要问题。美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采取明显的“双重标准”——极力扶植以色列,对阿拉伯人采取打压政策。众所周知,美国握有解决中东问题的主导权。而布什政府比上届美国政府更加偏袒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不可能主持公道,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解决。华盛顿当局目前参与巴以和平过程的意愿及介入程度,已经降至最低点。对以色列民众最近所遭受的自杀性炸弹攻击,沙龙政府采取了激烈的反应。沙龙曾下令空军深入叙利亚境内,空袭的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受训的营地。3月22日,沙龙又下令炸死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轰炸后,布什虽被要求批判以色列当局的行动,但布什没这么做。相反,布什表示以色列有权防卫自身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对以色列的恐怖行径和一贯拒绝执行联合国决议,仍执意修建隔离墙的问题却保持沉默。可见美国袒护以色列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上述做法不仅不能被广大阿拉伯国家政府和普通民众所接受,更成为各类恐怖主义组织打击美国的口实。也正因为如此,在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美国驻外机构及人员往往成为恐怖组织打击的对象。

从理论上讲,恐怖主义是绝望的产物。由于巴勒斯坦几乎没有生存、受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它的政府没有自

己的合法地位,所以它绝望到没有任何手段、连轻武器都没有的程度的时候,只有用人体去爆炸。巴以冲突的愈演愈烈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盛行提供了土壤。所以伊战之后,大批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潜入伊拉克对美国采取恐怖袭击。

3. 伊战之后,美国又相继对叙利亚和伊朗实施打击措施,更引起中东人民的反感

伊战之后,美国首先指责叙利亚在伊战期间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武器。允许阿拉伯志愿者从叙进入伊抗击美军,对美军构成威胁。其次,美国认为叙利亚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转移到了叙利亚境内,要求叙政府必须对此负责。再次,美国认为叙利亚支持萨氏政权。要求叙利亚不要允许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成员、萨氏家人以及伊高级军官进入叙领土。第四,美指责叙利亚支持诸如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圣战组织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总指挥部)这些“恐怖组织”。虽然美国没有对叙实施军事打击,但对叙实行了经济制裁。伊战以来,美国也一直在指责伊朗向伊拉克派出间谍“骚扰”美军行动、包庇“基地组织”成员、煽动什叶派穆斯林建立宗教国家等,美国还认为伊朗一直在秘密发展核武器,并对伊朗进行武器核查,却不对真正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进行核查。美国对伊朗和叙利亚“开刀”也是为了警告其他中东国家不要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以及美国清剿萨氏残余势力的过程中挡美国人的“道”。美国现在对叙利亚和伊朗摆出一副凶狠狠的样子,正是想要竭力防止复杂的中东地区政治中,民族、宗教、反美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等因素破坏美国正在主导的彻底铲除萨氏势力和实现伊拉克战后重建这一双重进程,美国有必要“杀一儆百”。但美国这种以暴抑暴的作法只能导致恐怖活动的大量增加。

4. 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

美国在反恐战争上实行的是“双重标准”,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来判断哪些属于恐怖主义。比如对南联盟在科索沃的行动和土耳其越境伊拉克攻击库尔德工人党以及以色列炸死亚辛,它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在有些时候,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后台,它培植一些势力去执行美国不便出面的使命,不管采用什么手段,都不认为是恐怖活动,而一旦这些势力与它反目成仇时,就是恐怖活动了。在这个问题上,拉登和萨达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八十年代初美国支持拉登参加了阿富汗的反苏运动,给予拉登及其同伙高达2.5亿美元之巨的军事援助,包括专门配给的对付直升机的“毒刺”便携式导弹,当时为了反苏反共,拉登无论从事何种暴力活动,都得到美国的百般呵护。海湾战争后,拉登的伊斯兰情结促使他掉转枪口,忽然把美国套入袭击的准星,美国

把他视为全球最险恶的恐怖分子。萨达姆亦是,两伊战争时期,美国为了对付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支持萨氏攻打伊朗,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都曾授权向伊拉克出售军民两用装备,甚至向伊拉克提供了获取生化武器的便利,其中包括有毒的化学物质和致命的病毒样本。当伊朗被打软了之后,萨达姆的角色变了,从美国需要的“堡垒”一下子变成美国憎恶的“战车”。伊拉克也取代伊朗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美国又开始对伊实行制裁,甚至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向伊发动战争。美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真正的恐怖主义组织逍遥坐大,最终自己也受其害。而有些属于争取民族解放、反抗专制统治的武装斗争的政治暴力事件,却被其诬指为恐怖主义,这必然与某些国家、民族和团体结怨,进而招致恐怖主义的攻击。

综上所述,对于恐怖主义,靠军事打击实际上是无效的。伊拉克战争不但未能彻底消灭恐怖主义,而且还埋下更多的恐怖主义种子。单凭军事手段征服不了人心民意,只能催生极端势力和导致暴力回应。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即便活捉了萨达姆和拉登,绳之以法,将其处死,也解决不了恐怖主义,而且将更恶化。阿拉伯世界可能会更加仇恨美国和西方。恐怖活动的范围和对象将会扩大,恐怖分子将更加增多,恐怖行动将更频繁,恐怖的手段将更复杂,西方世界更无安宁日。因此,恐怖主义问题要真正获得解决,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其一,要公正地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不要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没有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争端的公正解决,没有善待阿拉伯和穆斯林的民族权利,就难以在根本上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其二,要抛弃旧有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恐怖活动是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的拌生物,“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两个怪物已互相成为对方成长的条件。“恐怖主义”越发展,“单边主义”就越肆无忌惮,“单边主义”对恐怖主义打击越凶,“恐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越恶性膨胀,两种力量相辅相成。因此,只有消除单边主义,才能消灭恐怖主义。其三,要尊重国家主权,依法反恐。不能借口打击恐怖主义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这是不符合国际法的侵略行为,更不要在反恐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美国必须撤出伊拉克,还伊拉克人民主权。其四,要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恐怖主义危害深重,对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争取和平、稳定与安全的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推进国际反恐合作。这不仅有助于遏制恐怖瘟疫跨国蔓延,也是共同防范和及时打击恐怖活动必由之路。只要国际社会戮力同心,让反恐的警钟长鸣,国际恐怖主义就难以为所欲为。□

参考文献:

- [1] 冯玉军. 2002年国际恐怖活动与反恐斗争回顾[J/OL]. 中国网, 2002-12-26.
- [2] Americans Against Terrorism[EB/OL]. <http://www.isupportamerica.com/newsbycategory>, 2003-12-05.
- [3] 杨保筠. 国际反恐斗争任重而道远[J]. 新视野, 2003(2).
- [4] 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与世界[N]. 环球时报, 2003-05-15.
- [5] 张立平. 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什么[J].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3(2).
- [6] 赵明亮, 邹乐. 美国的反恐战争与单边主义[J].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03(2).